

谌 容:

何 洁:

张曼菱:

冯苓植:

何士光:

洪 峰:

周大新:

张 宇:

献上一束夜来香

落花时节

唱着来唱着去

落凤枝

苦寒行

瀚 海

走 廊

家 丑

中篇小说选



第 1 辑

1989

中 篇 小 说 选

阎 纲 肖德生
傅 活 谢明清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于砚章

封面设计：张守义

1987 年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1987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插页 2

198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100

ISBN 7-02-000534-9/I·535 定价 6.35 元

目 录

献上一束夜来香	谌 容 (1)
落花时节	何 洁 (68)
唱着来唱着去	张曼菱 (149)
落凤枝	冯苓植 (260)
苦寒行	何士光 (336)
瀚海	洪 峰 (370)
走廊	周大新 (428)
家丑	张 宇 (506)

献上一束夜来香

谌容

一 忽发奇想

花店离他家不远，绿盈盈，红艳艳，门里门外都是花。象一方绿洲，一串彩珠，点缀着那灰色的街道。

每天早晚，李寿川都从花店门前过。光阴似箭，一晃他“过”了三十余年，可就是没进过这个门儿。别说进花店的门，连在店门前站站的工夫都没有。他很忙，早上忙着挤无轨电车去上班，下班回来忙着到菜场去买点什么处理的便宜菜。

说忙，也不尽然。归根到底，可能还是他脑子里从不曾产生过如此奢侈的念头——买花儿。经济是基础嘛，李寿川虽说参加工作年头不短了，至今没有一官半职。工资不高，机关里奖金一年半载才发一次。老伴张罗着攒钱买洗衣机。儿子想存钱买个大彩电。他哪儿有闲钱光顾花店？

要按他们办公室里的郭飞——一位专门研究“新词”的业余专家，用学者的观点来分析，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叫：李寿川的审美意识还未能进入高层次。他的性格组合中八成儿缺了“美”这一块。或者说，他的文化深层结构太陈旧，里边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哪还能容得下花的香味？或者说，他的平民意识太强烈了，一时半会儿富贵不起来。甭管怎么说吧，反正他没

进过花店，他也没想过要进去。

于是，出了新鲜事了。

不知怎么搞的，这些日子李寿川忽然想起了花。也许是六月天暖，刚脱了毛衣勃发了肉体上的轻快，导致了精神上的自由？也许是近来老伴叨唠见少，早上大米粥就咸菜，胃里特别舒畅？也许是刚出门，电线杆上的小鸟冲他叽叽喳喳乱叫，唤醒了他沉睡的审美意识？说不清楚怎么回事，近来路过花店时，他常常停下来，在门前看上几眼。有一次竟停留了八分钟之久，以至几位花店的老主顾也把他打量了一番，以为购花者的行列里又出了新人哩。

对于花儿，李寿川一窍不通。牡丹花中之王，他听说过，在纸烟盒上也见过，那烟很贵，想必花也是贵的。八月桂花香，是从歌中听来。究竟是阴历八月还是阳历八月，是南方的八月还是北方的八月，那他就搞不清。至于培土、剪枝、嫁接等专门知识，他更是一无所知。

或许是在花店门前站了几回，他多少受了一点感染。李寿川朦朦胧胧地记起了一种花。好象小时候听说过，好象什么时候见过，好象还闻了闻——那花特别香，好象至今那香气仍在他心里积淀下了些许芬芳。

那花名叫什么来着？他想了几天，没有想出来。毕竟是五十八岁的人了，老了，脑子不顶用，记忆力衰退。他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种错觉。根本没有这么一种花，也根本没见过，没听过，没闻过，那就根本不值得去想它了。听说老年人的思维常常容易出岔子，张冠李戴，晨昏颠倒，把人家的帐算到自己头上来。莫非自己也陷入了这样的老境？

老，确实老了，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不过，郭飞说，老年人

的脑子有个什么特点来着？……眼前的事转身就忘，小时候早忘了的事反倒能记起来。这叫什么来着？他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儿。这个郭飞读的书真不少，嘴上的新词儿一串串的。这不，真让他说中了，才听他说的词儿忘了个干净；小时早该忘的这会儿又记起来了。是有种什么花，特别香的，就是记不起叫什么名儿了。

这天早上，也怪，他压根儿没想，忽然那花名就蹦到他脑子里了：夜来香。对了，是夜来香！白天不香，夜里香。香极了！他仿佛记得是小时候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去过一次花店，给他闻过一支夜来香。当然，抱在妈妈怀里的事他是不会记得的。大概是后来妈妈给他讲过。

啊，夜来香，多好听的名字，多美好的童年，多温暖的母亲的怀抱。他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应该进花店去看看，看看这夜来香。吃罢早饭，洗了碗筷，他拎起那只旧式人造革提包，穿过弯弯曲曲象条大蚯蚓似的细胡同，上了大街。朝左一拐，经过一个五金店，一个新开的家具店，一个挂着牛仔褲的个体户修表店，一个副食品商店，一个兼营新潮服装的电器商店，就是花店了。

可惜，花店的营业时间与市政府大楼的办公时间一样，八点半之前不接纳顾客。李寿川站在门窗紧闭的花店门前，颇为失望。他只好朝前走一二十步，到电车站，乘这路熟透了的无轨电车去上班。好在机关如今的下班时间普遍宽松，五点半以前从街对面的电车站下来，花店还没关门。下班时再来。

有了这个念头，李寿川一整天在办公室都神不守舍。沈处长叫他起草一个“关于全社会都要重视流浪儿的问题”的发言稿，刚写了“同志们”三个字，他就走了神，拿着笔足足愣了五分

钟。夜来香，什么样子的？什么味儿呢？真的夜来了才香？

“老李，愣那儿想什么呢？”郭飞转悠到他桌前，十分关切地问。他三十八岁，乌黑整洁的头发，戴一副宽大的金丝眼镜，衣着入时考究，真有几分子学者风度。

“没，没想什么。”李寿川象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识破，脸也红了，说话也结巴了。所幸桌面上堆着公文纸，他又补了一句：“我，给沈处长起草发言稿呢。”

“谁发言，谁起草，何需你替他捉刀代笔？”郭飞叼着烟卷，十分不以为然。

“这，领导布置的任务，怎么好不写呢。”李寿川埋下头，不想把谈话继续下去。

“这里有一个主体性的问题。”郭飞讲起话来是决不允许随意中断的，“甲的发言，要乙起草，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发言稿，究竟是甲的主体意识的呈现，还是乙的主体意识借助于甲的发言的躯壳得到呈现，或者都不是，而是两种主体意识的融通、汇合……”

郭飞把他的“新潮名词”兜售了一番，烟也抽完了，才飘然而去。李寿川在“同志们”三个字后边加了冒号，想把这篇代人立言的公事做下去。无奈，他脑子里被灌满了主体意识一类的新词，一时竟找不着主体意识在哪儿了。

我有主体意识吗？李寿川问自己。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过主体。在机关里，他是沈处长的部下。沈处长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叫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主体是沈处长，他是客体。客客气气地接受各项任务，并以为受到重用。在家里，他是他老婆的手，也是他老婆的腿，他做着他老婆指令他做的一切，指到哪儿干到哪儿。老婆是主体，绝对的主体。他呢？连客体都说不

上，纯粹一个受体——这个词儿也常听郭飞挂在嘴边，这会儿才明白过来，受气包。

可是，夜来香呢，夜来香又是怎么回事？老婆没有让他想夜来香，沈处长也没有布置他写夜来香，夜来香却让他不得安生。莫非这就是主体意识？

这个发现，真叫李寿川有点按捺不住。原来自己也有主体意识！这种意识一经萌发，就有那么大的力量，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真可谓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发现，甚至使李寿川有点兴奋。活了五十八年，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主体意识，那滋味真妙，甜丝丝的又有点苦，叫人想笑又想哭。如果郭飞知道李寿川此刻的心情，那肯定会动用他的名山川词海，给予一个科学的界定：李寿川找到了丢失的自我，品尝到了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迟暮之年找到了自我时特有的那种心绪。

离下班还有半个钟头，几十年来从不早退的李寿川，第一回站起身来，拎着那个旧黑包，随着机关里那些“先锋派”人物，开溜了。他直奔他的目的地——花店。

二 跨门而入

花店门开着！

多新鲜？天天门都开着。连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批花鸟鱼虫的辰光，它都没关过。它非但与全市人民同经了风雨，共见了世面，而且单枪匹马顶住了横扫一切的狂飙。这倒不是花店里反“四人帮”的英雄特别多，而是由于国家大事的需要。中国老百姓不敢摆弄花儿了，外国人不论这一套。贵宾们远涉重洋而

来，花束、花篮、花圈什么的，总少不了。这有关国格脸面，“四人帮”也奈何不得。因而，这小小的花店在公安局亲切关怀之下，竟能无视红卫兵的一道道停业勒令巍然屹立于街头。只不过李寿川那阵子忙着下乡种玉米、起猪圈去了，没注意。

他本是奔着花店来的。但是站在花店门前，他又犹豫了。玻璃窗里，正有几位花枝招展的国际友人在里边溜达呢，能进去吗？

华夷有别，非我同类，不可接触，少往一块儿凑为妙。这观念，如同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一样根深蒂固。对李寿川来说，既是道德准则，又是行为规范。他几乎想就此回身打道回府了。看来，花儿是洋人爱玩的，我还差着一截。

然而，那主体意识，却也顽强得很。为什么洋人买得，我就买不得？活了大半辈子，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连汽水都是逢年节才喝一瓶。没有嗜好，没有奢求，没有一丝半点物质享受的欲望，好不容易想起了夜来香，干吗又犹豫呢？

黑、白的洋女人捧着大把大把的花儿出来了。华夷有别这道隐形障碍排除了。李寿川再往店堂里瞧，还有几位炎黄子孙在花架前漫步。他终于鼓起勇气，跨进了花店的门。这小小的一步，若按郭飞的说法，那是了不起的；李寿川超越了自我。

进得店来，李寿川低着头，生怕受到站在柜台后面那如花似叶儿的女店员的重视，其实，谁也没瞧他一眼。八十年代第六春，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虽略有改变——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照相机等等物质文明，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圈子；那些收入颇丰的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和给外国公司跑腿的人们，于几大件之外，更把目光专注于各大餐馆的名酒佳肴，以“北京的大馆子都吃腻了”为荣；再不就花五六十块钱约哥儿们姐儿们去跳舞。他

们对于花，还缺少专注的爱。套用郭飞的话说，这些年轻人的主体意识暂时还停留在“生存需求的低层次。尽管他们穿着时兴，戴着金玉的首饰，自以为美——人工装饰起来的美，却绝少去贴近自然的美”。这分析有一定道理，年轻人去花店的不多。花店里的主顾，倒是那些衣着陈旧，举止闲散，毫无现代生活节奏感，不知自我为何物的、年岁偏高的“老北京”。

一进入这块地方，加入了这些“老北京”的行列，李寿川顿时觉得轻松、舒坦。想不到在挤得沙丁鱼罐头一样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北京城里的繁华世界，还有这样一个宽松的去处。北京本来就挤，这几年更挤。机关挤，小小一间办公室，挤了五个人。家里挤，十二平方米住祖孙三代的事房管局最清楚。电车上挤，菜市场里挤，自由市场上挤。百货大楼内挤得你没有一股牛劲儿甬想接近柜台，那些可敬的售货员都是神经坚强得象铁棍似的人物。王府井大街上天天人如潮涌。那些以“现代人”自居的年轻一代，视时间如金钱，走起路来象穿着旱冰鞋，好几次差点把李寿川挤倒在地。

只有这花店里，花比人多，幽静宜人。店堂四周，梯形花架上，一层层摆的全是花。店堂中央，又横有向、背两排花架，那上面的花儿好象更珍贵。打算买花的人和光看不买花的人，一个个从容不迫，在花丛中悠悠踱步，不时停下来凑近观赏，鼻吸香气，驻足不前。这里的价值观念与王府井大街恰恰相反：你越从容，越缓慢，越是在一盆名花异草前流连忘返，忘掉了时间，忘掉了你的生命正在恋花中消逝，就越显示出你的高层次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这玩艺儿，也得活泛着说。

李寿川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花店里特有的环境。他学着别人的模样，两条长胳膊往下一背，黑提包在腰下甩着，挨着花盆一

一观看，慢慢地赏。赏什么？他不能确定。他不是行家，赏不出个名堂来。但价码——与插在菜铺架子上的小纸片一般无二，他是熟知的。这树也卖吗？凑近一看，小纸片上标明：铁树——四百元。这标价吓得他心跳，半年的工资，谁吃饱了买这个？架子上小盆小盆绿石山似的，是什么？啊，山影。山影——二十五元。好家伙，这有什么好看的，也这么贵。这一大盆，不是竹子吗？龟背竹——二十五元。他摇了摇头。这跟乡下的竹子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矮点，怎么叫龟背竹，龟背上长的？明明不是。这一盆认得，树枝上结的是石榴。石榴——一百元。这就不对了，结满了石榴一百元，什么也不结的铁树倒要四百元，怎么是这样的行情？

转了一圈，再看中间。一溜花架上除了各式盆花之外，还有几个大白瓶子，象旧式家庭用来插鸡毛掸子的。瓶里插着一枝枝风姿各异、娇娇嫩嫩的鲜花。花店称之为切花，供爱花人买了去就可以插瓶，美化室内环境。啊，李寿川模糊记起，夜来香好象就是这么插在瓶子里的。可他不敢断定，哪个瓶子里是夜来香，六月里有没有夜来香。犹豫了半晌，他噤噤地去请教站在柜台后边的一位卖花的姑娘：

“请，请问，有夜来香吗？”

卖花姑娘摇摇头，没有使用语言。

没有？李寿川心里纳闷：是卖完了，还是这个季节不对？你总得有句话啊！

那姑娘见他愣着不走，才说：

“夜来香是草花儿，不值钱，早不卖了。”

这样评价他心中的夜来香，李寿川简直不能接受，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怎么可以这样说？夜来香是草花？不值

钱？没人愿买了？怎么可能？李寿川刚刚萌生的主体意识，好象一炷正待燃起的火苗，被卖花女两句冷若冰霜的话说得忽闪忽闪，眼看就要灭了。

一位年岁较大的男售货员，见李寿川若有所失，不知怎么竟动了侧隐之心，自动走上前来问：

“您要的是不是晚香玉？”

“……”

“也有人把晚香玉叫成夜来香的。您瞧，左边上头那个瓶子里就是。”

李寿川转过身子一看，果然，在最上边那个瓶子里插了满满的一瓶。长绿的枝子，一朵朵白花垂首枝头。象喇叭花，又不象喇叭花，素妆淡雅，不着颜色，别有一番清幽妩媚。啊，就是它——夜来香！

啊，找到了，童年的伙伴，梦中的芬芳。虚的实的，真的假的，有的没的，一齐涌上他干枯的心头，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向晚香玉——不，他心中的夜来香跟前。

站在花前，他清醒了。白瓶子旁有个小小的牌子：每支四角。

四角钱一支，怎么这么贵？他原以为花儿不是论支卖，而是论捆儿卖——跟菜摊儿上卖菠菜似的。

然而，夜来香不是贱价的草花，而是卖四角钱一支的。他心中的花儿还值钱，又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欣慰归欣慰，真要掏钱，他又犹豫了。四角钱一支，就算买五支吧，四五得二十，两元——一天的菜钱。这上哪儿报销去？

他低头走出了花店，转瞬来到了菜场。

三 不得安宁

菜场如战场。进入菜场，李寿川恰似那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一根神经都处于临战状态。

地形是早就不用侦察了。哪儿卖肉，哪儿卖禽蛋，哪儿卖蔬菜，哪儿卖熟食，哪儿卖酱油醋，都在他心里装着。进得门来，他直奔肉案而去。北京的六月，已经炎热非常。因而菜场常出售临时降价的冻肉——“处理肉”。每斤一元，价廉。肥的多，瘦的少，还带有大骨头，物不能说美，但经济实惠。虽然缺少肉鲜味，也还不沾肉臭味，深受低工资阶层，如李寿川一流普通干部拥戴。

不过，今天肉案跟前，并未排成长队，只有三五顾客停留观望于案前。李寿川马上作出判断：今儿只有二元五角一斤的瘦肉或无人问津的白汪汪大肥肉，并且果断地实行战略转移，买豆制品去。

豆制品价廉物美，且世界公认营养价值高。李寿川赶到卖豆制品的窗口，发现了新大陆：豆腐！售货员刚把那还滴着水的木屮端了出来，人流顷刻之间铸成了肉的长城。李寿川感觉敏锐，一个冲刺，居然站到了队伍的半腰之中。他耐心地伸长脖子望着前边的劲敌一个一个地减少，可那木屮也在一屮一屮地锐减。此刻，他的夜来香的主体意识荡然无存，意识里只剩下豆腐了。他专注着前边的人头，十个，九个，八个……快了！

还好，等他位居第一时，那最后一屮，还剩下一半边白的。他把准备好的零钱与粮票递上，那售货员仿佛是有意欺负这老头儿，挑了两块缺角少量，不方不正，还沾了些黑土的湿淋淋的豆

腐，扔到他张开的塑料袋里。他本想抗议两声，又觉能买到豆腐就算万幸，比那些排在队尾失望而去的同胞，已是天上地下。何必再去惹是非，招一肚子不愉快？于是，他把塑料袋放进黑色提包之中，小心地捧在胸前，又去买了五角钱肉馅和几根黄瓜，钻进那个曲里拐弯的胡同，回家了。

老伴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纸盒厂里当工人，据称整天干得腰酸背疼，回到家里照例是在一边歇着，用嘴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自从儿媳妇给她生下个胖孙子，她是爱不释手，一回家就抱在怀里，捧上膝头，理所当然地什么也不干了。

说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其实也就指挥两人，调动两人——李寿川和儿媳妇。儿子从小是她的心头肉，长大虽考不上学校，去年总算当上了集体厂的工人，每月能挣回六七张“大团结”。这还不成了她重点保护的对象，早就免除了一切劳役。而自从儿媳妇为老李家传宗接代立下了不朽功勋，身价顿时百倍，无形中也从家庭劳役中解脱出来。大势所趋，李寿川就成了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唯一“受体”——他不受，谁受？

“买回豆腐了，好，咱今几个也照前院吴家，作盘麻婆豆腐吃。一斤别都做了，留下半块，用凉水泡着，明儿做榨菜豆腐汤。”老伴抱着小孙子，在院子里及时就豆腐的分解利用作出总体设计构思蓝图。

李寿川钻进房檐下那间用破砖和旧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厨房里，按照老伴的指示动起手来。

“先把饭焖上。”老伴又一道指令。

李寿川放下正切葱花儿的刀，洗起米来。

“饭焖上了吗？那好，再碾点儿花椒面儿。人家做麻婆豆腐，光搁辣椒油不行，得搁点花椒面儿才够味儿。花椒面儿会碾吗？

你先拿把勺儿——拿那把使旧了的，就是那断把儿的，可别拿新的。把花椒搁勺儿里。搁多少？你自个儿看吧！也别多了，也别少了。再点上火，火可别大了，一大了准糊。拿根筷子勤扒拉扒拉。嗅着花椒味儿了吗？嗅着了？那赶快把火灭了，把花椒扣案板上。案板上有水没有？擦干！趁热，使擀面杖碾，碾，碾成碎末。”

李寿川手脑并用，总算在老伴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碾制花椒面的任务，为下一步制作麻婆豆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就这么卖力气，老伴还在院里埋怨：

“啊哟，瞧这笨劲儿，把我嘴皮子都累扁了。”

李寿川一如既往，绝不回嘴。对于老伴的叨唠、埋怨，乃至干谩骂，他从来不予以还击或申辩，真正地不出声儿。

“该切豆腐了。”老伴的第二个战略部署又出台了；“先把豆腐用水冲冲。水龙头别拧得太冲。水太大，豆腐全冲碎了；也别太小，太小了，冲不干净。冲完了吗？冲干净了没有？得，把豆腐切成小方块儿，别切太大了，大了不入味儿；也别太小了，太小了，待会儿一焖，全成豆腐渣了。”

如此这般，一个动嘴，一个动手，分工合作，共制晚餐。动嘴的喊累，动手的什么也不说。只不过有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分工十分满意，或者为了表示对一道道命令衷心拥护，也说几句凑趣的话儿。

晚饭后是阖家共赏电视的时间。十四吋的黑白电视，还是儿子结婚时举债置办的高档物件。如今儿子有了工资，早就不把它放在眼里，正筹划找门儿买进口大彩电呢。儿媳妇自从有了娇儿，也从电视观众行列里撤退了。这也好，省了两代人之间审美趣味的代沟矛盾。如今是老太太独霸，掌有选看电视节

目的专政权。从二频道到八频道，从新闻联播到广告，她全看。哄孙子喝奶她能脱口而出咖啡广告的词儿“味道好极了”之类。她每晚都一一看到底，不帶打歇儿的。这时候，李寿川的任务是“陪看”和随时随刻根据老太太的口味，从小椅子上站起来，去扳动选择频道的开关。

“瞧瞧六频道是什么？”

李寿川站起，走到披头散发的歌星面前，“啪”的一声，大学生正指手划脚地冲他辩论呢。

“快！八频道有《苏三起解》，带‘三堂会审’的，快，瞧瞧！”

电视节目报老太太背得特熟，李寿川又站起来。板凳还没坐热呢。

“看二频道，《阿信》开映了。”

李寿川再一次站起。

若遇指令太频繁时，他干脆就站在电视机旁，随时听令。

每当这时，他老伴也有话说：

“你别不耐烦。赶明儿大小子给我买台带遥控的彩电，就不劳您大驾了。眼下，您先凑合吧！”

等到电视屏幕上最后一个台的播音员道声“再见”，老伴顿时发出鼾声，李寿川才得以摆脱“受体”桎梏，感受到一点精神和肉体上的自由。不过，到了这时，享受安眠似乎比享受自由更重要。他脑袋挨着枕头，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好多日子都这么过来了，也挺好。近来，不知是因为年近花甲，需要的睡眠时间少了；还是因为老伴放宽了政策，指令比以前渐少，李寿川的脑袋挨着枕头常常不能马上入梦。各种生活的图象和奇奇怪怪的想法，或浓或淡，或虚或实，交替出现在他闭着的眼前。那浓的、实的，不过如此；那淡的、虚的，却叫他放